

宋史

志卷第四十七

宋史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總裁脫等奉勅修

河渠四

汴河下水河

洛河白溝河

蔡河

廣濟河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渠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啗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添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牒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澮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

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
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
里置束水一以芻楫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
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
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
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
上下置牒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
水澁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
樓滎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
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
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
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
陰縣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
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
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
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
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漣乞狹
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
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

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

填淤明年又須開濬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恠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輟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輟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

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
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
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
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
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
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
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
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
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
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感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
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
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
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
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
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湏早
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
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
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
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築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二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

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
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
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
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
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
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
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
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
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
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

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
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
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
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
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道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
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
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
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埽口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

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
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
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澗上流
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
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
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
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
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
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